

煙
嶼
樓
讀
書
志

卷十五

卷十六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五

鄞 徐時棟 同叔

子下

鵲冠子

鵲冠幽博諸子莫及卽極淺顯語出乎其口亦復自然峭折新采

如曰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曰不死不

生不斷不成

以上博選

曰道與德館

言道德同宅

曰文禮之野與禽獸同

則言語之暴與蠻夷同謂曰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心

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

注信猶任也

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

辨者也故君子勿徑情而行也曰賢者之於亂世也絕豫而無

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賢人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

直辭君有矯行民多諱言故人乖其誠能士隱其實情心雖不說弗敢不譽事業雖弗善不敢不力趨舍雖不合不敢弗從故觀賢人之於亂世也其慎勿以爲定情也

以上著希

曰隨而不見其

後迎而不見其首成功遂事莫知其狀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強爲之說曰芴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窅乎冥乎

中有精乎

按此言鬼神狀

曰天之不違以不離一天若離一反還

爲物不創不作與天地合德節璽相信如月應日曰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而知索其人曰捐物任勢者天也捐物任勢故莫能宰而不天曰舉善不以窅窅拾過不以冥冥曰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曰田不因地形不能成穀爲化不因民不能成俗

以上天則

曰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反命曰環

流

環

曰君者天也天不開門戶使下相害也曰第不失次理不

相舛曰凡可無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

以上道端

曰天高而難知有

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曰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

曰北走之日

注軍敗曰北

后知命亡

以上近迭

曰虛名相高精白爲黑曰

驅馳索禍開門逃福賢良爲笑愚者爲國曰臣弗用主不能使

臣必死主弗能止曰神備於心道備於形人以成則士以爲繩

曰遠之近顯乎隱大乎小衆乎少莫不從微始故得之所成不

可勝形失之所敗不可勝名

以上度萬

曰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月

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曰四時當名代而不干曰前後左右古今

自如曰亡人姦物無所穿竄曰運天而維張地廣而德章天下

安樂設年予昌曰增規不圓益矩不方曰古者亦我而使之久

衆者亦我而使之衆耳何比異哉彼類善則萬世不妄道惡則

禍及其身尙奚怪焉

龐子問古今之道同耶故答之如此

曰有人之名同人之情

曰在一不少在萬不衆

以上王鉄

曰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極月信死

信生進退有常曰夫物之始也傾傾

注未正之貌或作鴻鴻

至其有也錄

錄

注未能拔於常流之中故曰錄錄

至其成形端端王王

注端端傾傾之反王王錄錄之反

勿

損勿益幼少隨足以從師俗毋易天生毋散天樸自若則清動

之則濁曰精神相薄乃傷百族曰先定其利待物自至素次以

法物至輒合法者天地之正器也用法不正立德不成曰左右

前後靜侍中央開原流洋曰順愛之政殊類相通逆愛之政同

類相亡

以上泰鴻

曰天地成於元氣萬物乘於天地神聖秉於道德

以究其理曰神聖之人后先天地而尊者也後天地生然知天

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之終曰無規圓者天之文也無矩

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者神之法

也曰彼

指神聖

天地動作於胸中然後事成於外萬物出入焉然

後生物無害曰影則隨形響則應聲故形聲者天地之師也曰

天者氣之所總出也地者理之必然也故聖人者出之於天收

之於地

以上
泰錄

曰道有度數故神明可交也物有相勝故水火可

用也東西南北故形名可信也曰得失不兩張成敗不兩立所

謂賢不肖者古今一也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

奚官奴海內荒亂立爲世師曰日月不息迺成四時曰寒心孤

立懸命將軍野戰則國弊民罷城守則食人灼骸曰夫死人之

事者不能續人之壽曰得道者務無大失凡人者務有小善曰

一先一後音律相奏一右一左道無不可曰變化無窮何可勝

言水激則旱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曰合散消息孰識

其時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縱驅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孰識

其期儼然至湛孰知其尤曰渾沌錯紛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

知其則芴芒無根惟聖人而後決其意幹流遷徙固無休息終

則有始孰知其極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籠中之鳥空窺不出

曰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失反爲得成反爲敗曰達人大觀乃見

其可橢枋一術奚足以游注謂天下事百出當以百變應之今橢枋一術豈足變通哉往古

來今事孰無郵注事之過者爲郵以上世兵曰伯夷叔齊能無盜而不能使

人不意已申徒狄注殷之末世枯槁者也以爲世溷濁不可居故負石自

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曰夫處危以妄忘安循哀以

損樂是故國有無服之喪無軍之兵可以先見也曰昔之登高

者下人代之悽注悽怖也手足爲之汗出而上人乃始搏折枝而趨

操木曰是故天下寒心而人主孤立今世之處側者皆亂臣也

其智足以使主不達其言足以滑政其朋黨足以相寧於利害

曰時有所至而求時有所至而辭命有所至而闔命有所至而

闢賢不必得時也不肖不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時而不肖者

守命曰費仲惡來得辛紂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比干子

胥好忠諫而不知其主之煞之也費仲惡來者可謂知心矣而

不知事比干子胥者可謂知事矣而不知心聖人者必兩備而

後能究一世以上備知曰天不能以早爲晚地不能以高爲下人不

能以男爲女賞不能勸不勝任罰不能必不可曰道乎道乎與

神明相保乎以上兵政曰龐子問曰聖人學問服師也注服事也亦有終

始乎抑其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乎曰表術裏原雖淺不窮中虛

外博雖博必虛曰不提生於弗器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

壺千金注壺鄒也佩之可以濟涉南人謂之腰舟貴賤無常時使物然以上學問曰伊尹

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庶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

管仲醫齊曰不病病治之無名使之無形曰良醫化之拙醫敗

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

注牽攀也以上世賢

曰挈天地而能遊者謂之

還名而不還於名之人明照光照不能照己之明是也曰連萬物領天地合膊同根命曰宇宙知字故無不容也知宙故無不足也曰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必惑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弗得故人者莫不蔽於其所不見鬲於其所不聞塞於其所不開絀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曰蚊蚋墜乎千仞之谿乃始翱翔而成其容牛馬墜焉碎而無形由是觀之則大者不便重者創深曰一蚋蠖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方弗治曰病視而目弗見疾聽而耳弗聞曰道者必有應而後至事者必有德而後成曰備必豫具慮必蚤定曰理之所居謂之地神之所形謂之天曰蔽象鬲塞之人未敗而崩未死而禽曰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

爲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爲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爲神明曰先王之服師術者呼往發蒙釋約解刺達昏開

明曰凡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驚

以上天權

曰觀乎孰莫

注猶無何也

聽乎無罔極乎無係論乎窈冥湛不亂紛故能絕塵埃而立乎太清往無與俱來無與偕希備寡屬孤而不伴曰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其得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曰一者德之賢也聖者賢之愛也道者聖之所吏也至之所得也以至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口不可以致其意貌不可以立其狀若道之象門戶是也賢不肖愚知由焉出入而弗異也道者開物者也非齊物者也故聖道也道非聖也

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
王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
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爲之經
不若萬物多而能爲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
道德富而能爲之崇不若神明照而能爲之主不若鬼神潛而
能著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燒其勁不若方圓治而能陳其形
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
不可安者荅巒堙谿橐木降風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
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荅葉遇霜朝露遭
日是也故聖人者取之於執而弗索於察執者其專而在己者
也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乎物乎芬芬份份孰不從一出_{上以}
_能天曰飛語流傳曰昭然獨思忼然獨喜曰耳聞金鼓之聲而希

功目見旌旗之色而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戰出進合鬪而
希勝是襄主之所破亡也曰得要者其言不衆

以上武靈王

以上所

錄皆新警可喜

王欽篇家里用提扁長用旬鄉師用節縣嗇夫用月郡大夫用氣
分所至柱國用六律里五日報扁扁十日報鄉鄉十五日報縣
縣三十日報郡郡四十五日報柱國柱國六十日以聞天子然
則五日爲提十日爲旬十五日爲節三十日爲月四十五日爲
氣分所至六十日爲六律惟旬與月婦孺皆知節及氣分則知
之而無用其語者至五日爲一提雖博雅亦茫然矣以四十
五日分屬氣分甚確立春而春分而立夏而夏至而立秋而秋
分而立冬而冬至其間相去總不遠四十五日也雨水驚蟄之
屬謂之節矣陸農師佃注氣分所至但舉二分二至未可賅也

王鈇篇說成鳩氏天曲日術之道而所稱官制如嗇夫郡大夫柱國令尹並是楚制亦齊人知管晏之類也陸農師曰此法起於周之末造而曰成鳩用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良然良然

昔人謂注史當取雜史增補未備注之當說義理小注中亦自成一子乃爲佳注陸農師注鵲冠子往往近之又采用他子語以證本書因不明稱徵引使讀者疑是已造而不知多有本也

鵲冠一書義有純駁而語特奇剏宜詞必已出之昌黎酷好之也鵲冠子錯譌良多其詞奧折非後人所能強解者昌黎所正脫繆之本惜不得而見之若明人言今本即退之正本則妄語叵信明朱養和本鵲冠子眉端列諸名家評語余謂古書用評已墮時文家習氣淺深同異各隨讀者見解何用評也今其所列如楊雄班固左思鮑昭陶潛韓愈柳宗元鮑彪司馬光三蘇父子林

希逸真德秀方孝儒于謙楊繼盛薛瑄王世貞李攀龍李夢陽
王鏊唐順之陳仁錫何孟春邱濬徐渭歸有光焦竑湯賓尹王
守仁孫鑛茅坤張居正柯維騏鄒守益黃道周凡漢晉以來有
名人物幾乎無一不有其於吾鄉人則有宋之黃震明之沈一
貫余有丁屠隆周元曾諸人就中如唐荆川陳明卿孫月峯茅
鹿門諸君好評古書其語或有所本至如漢晉唐宋諸公評語
多不過十餘字少至一二字請問從何處得來又況其言俱極
似明人批點時文中語其庸妄殊不勝詰吾不知其何苦而爲
此以欺人而自欺也吾故曰刻古書之妄無過明人者

呂氏春秋

呂覽以十二紀冠本書故亦僭稱春秋每一月下間以雜論四篇
若無倫緒然孟春紀下首以本生篇以春之義生故說養生之

道孟夏紀下首以勸學以夏之義長成人長則當學故論爲學之要孟秋紀下首以用兵以秋之義肅殺故說兵戰之事孟冬紀下首以節喪以冬之義閉藏故講喪葬之法餘篇則或相連貫或不相銜接而其首篇故有意也

玉海云呂氏春秋百六十篇盧抱經云序意舊不入數則今本尙少一篇此書分篇極整齊十二紀紀各五篇六論論各六篇八覽覽當各八篇今第一覽止七篇正少一篇序意本明十二紀之義乃其末忽載豫讓之事與序意不類因疑序意後半篇俄空焉別有所謂廉孝者舊校云序意一作廉孝其前半亦簡脫後人強相附合之耳按盧說極確當考序意篇上明十二紀之義下忽記青荇之事漫無倫類與全書體例迥乎不同故曰盧說至當不可易也

秦謂民爲黔首故呂覽一書多用黔首而民字百姓字又常常見之且又連用民字黔首字者如云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愬又曰士民黔首又曰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

呂覽多易楚爲荆高誘注避莊襄王諱也然書中亦有楚字如知士篇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應同篇師之所處必生棘楚按此語本老子老子作荆棘此偏改楚何也義賞篇楚勝乎諸夏察微篇楚之邊邑下又四稱楚愼勢篇楚三圍宋矣又云以宋攻楚

本生篇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是以臭字作香字解也今則以口汙垢爲口臭又遇合篇人有口臭者

蘇明允論管仲謂其不薦賢者然呂覽貴公篇明言管仲病桓公

往問之而求相仲力薦隰朋而謂鮑叔牙清廉潔直聞人之過
終身不忘爲不可相其語甚詳明允豈未之見耶

古樂篇去殷三淫高注謂三淫剖比干之心斷材士之股剗孕婦
之胎先識覽殺三不辜高亦注此三事而僞泰誓乃云斲朝涉
之脛畢沅曰是本之春秋繁露及水經注者愚按非也呂覽過
理篇截涉者脛而視其髓畢校其書而不取爲證何也

不知古書之義而妄解之非獨今人古人亦然墨子明鬼下有推
哆大戲皆桀臣名也呂覽簡選篇湯以戊子戰於郟遂禽推移
大犧是推移即推哆大犧即大戲也而淮南誤解之於主術訓
曰桀之力能推移大犧而高注呂覽遂沿其誤而曰桀多力能
推移大犧因以爲號而禽克之然簡選篇下文又曰桀既奔走
則亦何嘗禽也不全讀本書不旁考他書而遂據一誤說貿然